

春打六九头

□史新会

俗语“春打六九头”，是说“六九”第一天正好立春。立春俗称打春，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之首。

立春和民间鞭打春牛的风俗有关，唐宋时期便有打春牛的活动。春牛是桑木骨架，泥塑的，土是冬至后取的泥土。春牛高4尺，长8尺，抽打春牛的鞭子是红绿色的彩鞭。

“打春牛”最早是在皇宫。清代《京都风俗志》记载，宫前东设芒神，西设春牛。礼毕，众役打焚，故谓之“打春”。人们将春牛的碎片抢回家，视为吉祥之物。后来，这一习俗流传到民间，代代相传。打碎春牛意在催耕，人们轻轻拍打，像唤醒贪睡的孩子，彩鞭挥舞，透着喜庆，更透着亲昵。

我过去从未听说过“打春牛”。近日，清苑同村一位70多岁的大姐说他爹曾经讲过，小时候村里也打春牛，说不清是泥塑还是纸糊，后来失传了。她还说：“我们这里打春牛打的是隋炀帝杨广那个昏君暴君。人们痛恨他，说他是牛下转，每年立春就牵出来痛打一顿，以解心中的怨气。”这种说法虽然牵强，但《隋唐演义》中的确有一节：程咬金下地穴得来一顶牛头帽，专治杨广的头疼病。杨广戴上它，远看就像是一头牛。西河大鼓小段《隋炀帝下扬州》也有类似的唱法“……每年有一个春打六九头。为什么年年都把春来打？为什么年年打春牛？一年不打必遭荒旱，两年不打准是颗粒也不收。三年要是不把春来打，怕的是杨广再出头。”真佩服先人们的智慧和想象，能把自己的爱恨情仇与身边的万事万物相连。

在清苑老家，每到打春这一天，家家的门户甚至猪圈鸡窝上都贴上红纸剪成的小葫芦。孩子们依照男左女右的规矩，肩头也缀着一个红布剪的小葫芦。门窗上的红葫芦不能揭，要任其自己脱落，衣服上的红葫芦也一样不能拽下来，它只缝缀一两针，还不打死结，两三天孩子们就把它跑掉了。我同事马九江老师家在南辛店，他回忆说他们村大门上挂红布，左右两扇都挂。而上炕坐月子挂红布只挂一条，且按进门方位说，男左女右挂在一侧。

打春是有时刻的，那一刻到来前村庄便沸腾起来，鞭炮齐鸣，大人孩子们走出屋子，来到院里，涌向街头，奔向田野，欢呼雀跃，欢声笑语在村庄上空飘荡。连病卧在床的老人也要在子孙的搀扶下出溜下炕，在屋里走上两圈。“打春不能打在炕上”，这是多少辈传下来的规矩。如果打春赶在三更半夜，孩子们实在熬不住倒头睡去，大人们就把缀着红葫芦的衣服盖



在他身上。乡亲们用简单而淳朴的方式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长辈的规矩多。农历年因为闰月，天数不定，一年之中可能有一次立春，也可能两次，还可能没有。两次立春的年份叫作“双春年”，民间认为最适宜结婚；没有立春的“无春年”，称作“寡妇年”，不宜结婚。这种说法有无依据姑且不论，可能和人们凡事讲求全科圆满有关。后来人们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法：订了婚的闺女到未婚夫家去打春，即便来年是“无春年”，结婚再无妨碍。打春的那一时刻甚至那一天，出聘的闺女不能呆在娘家，村里讲究“打春打在娘家，穷娘家。”婆家离着远实在走不了的也要躲到本村外姓人家，避免见到本姓家人。

原先在打春这天，村里还有人预测来年每个月份雨水的丰欠。具体方法是：找一节秫秸（高粱秸），劈开，把12粒同一种种子等距离摁进秫秸松软的芯里，再把另一半秫秸扣好拴紧，赘上秤砣，沉到水瓮中去。第二天取出来，在神龛供奉三天，打开看种子的膨胀发芽程度。12粒种子对应12个月份，哪粒种子发得更大甚至出芽了，它对应的月份雨水就大，干瘪没发芽的雨水就小，甚至无雨。还有人用类似的方法预测来年各种农作物的收成，只是摁进不同的种子。

马老师说，过去他们村里有个老人，打春前把一节竹筒埋在地里，敞着口，里面放一些细细的鹅毛。等到打春的时刻，他就带着一群孩子去看，鹅毛竟从竹筒里飘出来飞上了天。那时觉得特别神奇！马老师说：“现在想来其中也有一定的道理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春来了，她也先知呀。地气上升，鹅毛自然就飞起来了。”

我想，飞起来的何止是鹅毛，还有人心——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天来了，人们有了新的期盼，生活也就有了奔头。

过年

□王晓胜 闫振声

年三十是包饺子、写对联、贴对联、贴画的日子。这天，母亲、姐姐、哥哥们忙着剁馅、包饺子，写对联、贴对联、贴画是我和侄子的事。屋门和大门上的对联是从农历书上选的，一年一换；神灵牌位上的字都是固定的，年年如此。

我家堂屋正面神龛供奉的是关老爷，牌位上写的是“协天大帝之神位”，还有副对联：“马过五关思汉主，花开三月想桃园”，横批是“亘古一人”。“家亲贴”上写的是“王氏门中三代宗亲之位”，供奉在屋内。天地牌上写的是“上下天地十万八千真主宰”，供奉在院中挨北墙根。仓房贴“粮食满仓”，牲口棚贴“六畜兴旺”，石磨上贴“白虎大吉”，正对大门口的院墙上贴的是“满院生辉”，大门对面临街墙上贴的是“出门见喜”。别人家大概也是这样，各家屋内院里和大街上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。

三十中午，有的人家吃杂面饺子，有的做猪肉粉条白菜豆腐丸子杂烩菜，饽饽是黑面馒头、折饼、粘糕等。大人们说这是为晚上吃饺子做铺垫，怕撑着孩子们。

下午，迎新年辞旧岁的序幕正式拉开了。我们贴完对联，再把院子扫一遍，傍晚时分抱一捆谷秸（家乡叫杆草）竖着放在大门口。这时，“请家亲”的人们走出家门，拿着整把的线香、鞭炮，胳膊窝夹把杆草，提着灯笼，三三两两，成群结队走出村，各自奔向自家的墓地，在三代亲人的坟前烧香放鞭炮，用燃烧着的杆草在每个坟头上燎一下，大声喊：“爷爷奶奶回家吃饺子去了！”尔后举着香火，乘着满天星光，领着“爷爷奶奶”回家过年（所以请家亲也叫“燎星”）。一路上不准说话，不准回头，否则神灵就到不了家。我家这件庄重严肃的大事都是由哥哥们去做。

村外到处是鞭炮星火，不时传来二踢脚沉闷悠长的响声。哥哥们回来了，大哥点着门前的杆草，沉着脸从上面迈过去，默默走进家门，把“爷爷奶奶”领到灵位前，烧香，磕头，上茶，摆供品，这样“家亲”就算请来安置妥当了。这时整条街家门口的杆草都点着了，孩子们欢叫着从火堆上跳过来跳过去，一直跳到火灭，听大人们说燎了火堆胆子就大了。

姐姐拉着风箱烧水准备煮饺子，母亲点着了各处的灯和香，屋里一下变得暖融融亮堂堂。我站在台阶上看哥哥们放鞭炮，只听母亲说一声：“下饺子了！”鞭炮声立刻响起来。左邻右舍也差不多在这同一时间放，整个村子响成一片。小鞭炮的响声一阵紧似一阵，成千上万个二踢脚在高空炸响，窗户纸被震得哗哗响，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叫，吓得两手捂着耳朵只看不听。那立体交叉、火光四射的壮观场面真似两军鏖

战，让人终生难忘。

饺子煮好了，母亲先一碗一碗盛好，上供、磕头、祷告，祈求各处神灵保佑全家来年平安，全家人这才开始吃饭。饺子端上桌，热气腾腾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饺子的边沿不掐花纹的叫舒心饺，掐花纹的叫花边饺，据老人们讲，吃了舒心饺来年开心无愁事。我家包的是舒心饺，个儿均匀周正，白白胖胖。馅儿里虽然肉不多，但是放了很多炒熟擀碎的芝麻，吃起来还是很香的。

吃完饭，外面的鞭炮声依然不断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出去找朋友们去了，母亲和姐姐把我们“起五更”后穿的衣服一件件找出来，摆在炕头上。听到小伙伴们急切的呼叫声，我急忙点着猪油灯，两手拢着向外走。大街上早有七八个小伙伴等着，有的捧着猪丫瓣小油灯，有的高举着彩灯。见了面，大家互相调侃几句就簇拥着到各家寻找灭捻的鞭炮，直到把附近人家都转遍了，每个人的衣袋也鼓鼓的了，才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家。

回到家，我把鞭炮掏出来撒在炕上，把有捻的和没捻的分开两处。母亲正给油灯和香炉添油续香，她刚忙完，哥哥们就回来了，眉飞色舞地讲述刚才在外面的所见所闻。操劳了一个腊月的母亲似乎这时才松下心来。她坐在炕沿上，靠着墙眯着眼睛听着，不住地点头微笑。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，起身走到板柜旁，掀开柜盖，从里面拿出炒好的花生和红彤彤的大枣，说：“差点忘了，你们快吃吧。”一家人剥着花生吃着大枣，谈论起墙上的年画来。

夜深了，母亲给哥哥们规定了初一的拜年路线和要去的人家，又嘱咐了几句就和姐姐先睡下了。我们兄弟四个还在坚持守岁，白天玩得太累了，我的两眼好像抹上了胶，总想往一处粘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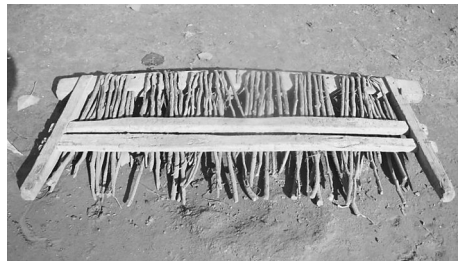
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五更了！”听见姐姐的喊声，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。母亲早把煮饺子的水烧开了，外面鞭炮声响成团。母亲煮好饺子，一边忙着烧香、上供、磕头，一边招呼我们抓紧时间吃，说是一会儿拜年的就要来了。

（中）



盖

□张喜良



孙铁民 摄

盖，又叫耨或耨，是平整土地用的一种农具，多与耢子等翻土农具配套使用，通常在耢过以后再用它进一步平整土地，弄碎土块，使土壤具有更好的保墒功能。

盖的结构比较简单，主体为木制，叫盖框（顺平康关当地习惯误读作gu ā ng 音）子，其整体形状很像个缺少一条长边的长方形，前端的粗框上大多开有凹槽形透缝，用于安插盖条之用，下面正中间的地方固定着一个可以转动的铁环——转环。另在框架中间还安着两根

横框，起稳定框架的作用，同时也是在使用过程中人脚踩的地方。盖条就是安插在盖框子上的那些纵向细木条，多用藤条或荆条做成。制做时首先要根据盖框子的大小截取一定长度的荆条，然后对其中间进行拧扭，使之成为“n”形。逐次将盖条密密地穿插在盖框子上以后，一具完整的盖就可以投入使用了。

每当用牲口耢（或耕）地完毕时，盖就派上了用途。将牲口套的套钩从耢子上摘下，另挂在盖前面的转环上，有盖条的一面向下。人的双脚踩在盖框子的两根横掌上，双手握紧两根撇绳，吆喝着牲口有规律地在耢过的地里拉着盖行走，蹬在盖上的脚随着牲口的步伐有节奏地双脚交替轻踏，使整个盖底下的盖条呈双螺旋形状在地面摩擦前行。人要是起步或停止时没有站稳，一定会前仰后翻。盖过之后，耢出的条沟荡然无存，较大的土块也随之不见了踪影，耢（或耕）地的农活也就顺利完工了。

盖有“耨、耨”曾用名，各从侧面说功能。盖“磨”地面土块碎，辛勤“劳”作地平整。